
四庫全書
集部

牧庵集卷十二

元　姚燧　撰

廟碑

報恩寺碑

報恩寺者女僧妙德之所創也德金城韓氏子考諱誥任兵馬都元帥彰國軍節度使其先仕唐遼金大顯德適晉陽王氏王氏佩金符為工正生三子而夫卒久之

子娶婦各能自立德悉以王氏業歸之而繁時之聶營
元帥有别業昔以與德德將老于是既而聞有語其考
方國初用兵際摉討所㦛于山因燬諸佛廬事德愴然
深念父武德為國闢地之功雖大亦多斬刈焚盪之慘
褭同氣百人今存者獨我吾婦于人而又寡子既植王
氏矣吾其事浮圖法庶得以資福韓宗乃削髪為比丘
尼即聶營别業創殿像佛第建食堂厨庫前翼三門後
敞丈室而瞻衆有田如千頃及山林園圃水磑等刹號

曰報恩寺仍以沙門某見開山住持見即工正之弟而身別院以與凡居德翊運勲臣之後趣向孤㝡名達于
徽仁裕聖皇后名見命坐賜之僧衣而元貞璽書及皇
太后教兩下以麻衢某寺是年裕聖幸五臺德實從眷
睞優渥及還駐華嚴嶺命今衛王阿穆格及親王妃主從官數百人以香幣至寺尋以寺為衛王集禧所今德請紀其事于石余學周公孔子之道而于佛氏之書盖未暇也夫未學其道而為之言必將有戾德又女僧也

而志得吾文余辭之為宜然金城韓氏與吾先令公為姻戚而元帥公奮迹戎行克振世業武而不廢風誼藹然其後當著顧無聞焉而德也出大室嬪貴族諸子有立乃割愛劇榮棲慕枯寂閔其父家中替求資福于浮圖而劬躬所事事集不居可慨也已况其寺復為家集禧之所而歸美報上臣職攸在揆諸義不得終辭雖然寺名報恩將孰恩之報耶若曰生我者父母也食我者大君也謂覺皇氏闡大法門儲福利崇其像設冀收善

果延洪聖歷于億萬年而宗支同茂覃及其幽明濟度而有獲斯酬其志亦足書已遂次第其顛末而系之以銘文曰

偉韓鼻祖穆于周武奕奕梁山變雅用取于後裔孫國以姓之不侯而民何千萬斯其千萬斯中絶不後漠乎無聞安所為究嗟維德君生侯富驕移大盛門諸子翹翹三十而癹介操勤志悼其考澤遽斬一世祝髪而僧曰韓吾承即其考田佛宇肇興期以報德昊天罔極迹

是為孝展婦之特且虞吾身而不永年僧子以孫斯宇賴傅俾爾歸離奉嘗宅相是其為言聞者惻愴我則譬之天與人殊嗟今諸韓胥彼桂如自根而幹而柯而葉為葉茂繁何啻千億其間豈門一襍先零夫亦何害貫古青青在人視之侯之家索自天者視猶一隕襍西銘有言民吾同胞矧爾同姓四海滔滔反覆始終理亦昭晰覺皇貞之韓氏未絶

希真先生祠碑

王氏自其大父義年四十生棄其父定定四十一亦生棄君與君凡再世為男官始李冲虗居丹陽菴後以奉金主元辰京官朝朔望祝釐䢪陋縣官易殿廡為雄麗賜額丹陽觀君年十七從冲虗學者十九年師卒初即汴藁瘞後遷之其鄉德興龍陽觀塋居三年還汴再居丹陽觀汴人敬之如見其師四方賢士大夫假館其廬無有虛月雖其徒猒譏不卹也視其尤寒窘者或質衣為具歸之其施如此其入也殊有擇初汴受兵有富人

將逃亂藏金二穴去後數年來訪張人觀聽即詐喪服若發埋骨者兆緒將見謾諸役夫可市取祭物僅探得一穴恐禍已不暇及其餘也約公取之而歸我其半指藏所去去而其主死竟君死未嘗語人無有知其處者與之期事雖風雨寒暑未嘗爽言于孺子問以前朝勲戚大家事其言亹亹能傾究其隆赫衰摧之由聽者忘倦皆可筆之野史亦知為詩精于賞識裝褫書畫蓋與其師及從翰苑諸公遊故聞見獨不囿于道流之狹也

年八十五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無疾而終前終二年為塋曹門外表之以碑凡夙與其師相友與非其師之友嘗名價重一時者皆具棺衾移葬其中又各傳其鄉里世次年壽為誌以別墓至是其同門友王道祐及其弟子張某者葬之新塋從顧言也後七年族姪棣自汴至長安無他營求惟誦君夙昔之賢曰是棣所善也且其為人亦公所詳宜銘其祠燧曰王君賢也王君方外人無形勢可藉以動人子徒以故舊而不忘之為

計其久遠子亦賢也君諱道清字正之河中臨晉人賜號希真純素大師銘曰

謂為不壽耶年幾九十而人誰與夷謂為壽也耶享止其身而後者嗟誰由尊其所聞而不疑行之曰君所安我又何悲哉噫從享其師表祠有碑乎昔之善載筆于斯尚俾來者可考而知

有元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謚武愍公李公家廟碑

燧甞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于今三代不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以致隆數於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往往不能為廟與雖為廟以記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既用生者之祿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公作廟洛西其先未甞將相顧受祭將相潞國甞將相者其子及甫惟得祭以大夫祿是于不為將相者致隆

其真為將相者復加殺也如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
惠穆于文靖范忠宣恭獻于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冊二
百年間纔一二見事亦曠世希有者也然自中元以來
漢人父子繼相者故丞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
書左丞贈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謚武愍公二家重
輝襲芳震耀一時豈獨為之子者信敬于昭昭厥考亦
足以慰靈于冥冥矣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
諸孫漢至六朝門閥世竣惟與崔盧鄭世姻不連他族

唐季王西夏甚彊盛雖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某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尚少求從父死為今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于公為考後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王妃愛其頴異嘗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參决尚書事公代其凡為之李璮為逆有迹淄州君獨從公馳聞璮繫闔門獄中璮誅得出上書賜償所亡失授公淄萊路奥魯總管後改宣威將軍益都淄萊路新軍萬户與

城夾寨圍呂文煥襄陽四年而下之加明威將軍虎符丞相巴延南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郢鎻戰艦絶隘為陣我舟不可越乃渠黄灣拖舟泛藤湖以出唐港棄郢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抜新城沙洋下復破夏貴楊邏口下鄂漢陽從故丞相阿爾公時以左丞戰荆口擒高世傑下岳進沅沙市下荆南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之又徙鎮常德左丞狥地湖南丞相兵及瀏泗以地遠援疎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闔都

元帥府江右公為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下隆興擒熊飛建昌撫瑞吉贛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陳宜中張世傑挾益王昰衛王昺浮海趨福立益王元以景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出定反地大破吳浚軍十萬南豐浚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兜港伏尸三十里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濙軍復其州而還龍興守帥覬利鉅室罪以陰與賊

連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辜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尉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復陷汀州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散降其衆二十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𣳿廟以端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栅海中崖山近去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畧廣東進復梅循英徳與廣之清

遠走王道夫擊凌震海上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
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茭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
範至自彰與共圍崖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國資政陸秀
夫抱衛王蹈海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
人翟國秀凌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陵港南海
平朝京師上勞苦之賜宴其將佐之有功塈者千授資善
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民男女奴虜之者皆罷
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糴為發

廪賑之所活為口七慮十萬計征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海南取得其宜黎僚之民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舟師追之敗諸洋中獲海艦三百始公策城天長儲穀待賊欲衆議不果盛夏軍士疾作漲潦冒營遽議旋軍賊躡敗吾後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傅藥弩矢射公貫膝負瘡欲闗出竟以毒發薨思明州年止五十最其平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十為户三百萬嗚呼其亦勤已

後薨七年而贈官賜謚封公之命始下玉音仁煦恩重
書棺人臣獲此褒榮極矣公雖不可作已安知其不骨
肉九原耶公諱恒字德卿自號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
卒方擊两王閩廣淄州君顧言我死必無訃吾兒使會
喪縱敵南海平始克銜哀摧動屢絶且薨謂所從曰爲
我語昴弟妻子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旣抱恨以終天今
復棄養太夫人而身先朝露于是遐夷吾目不瞑下泉
矣其謹事之夫人王氏視分土諸侯王之妃姑也訃至

夫人秘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見夢太夫人
曰兒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夢如是豈誠然
耶夫人始情告曰婦恐無以安姑氏心也覆是久矣始
位哭服喪嗚呼死而精𩲸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
也已子二人世安以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軍萬户同
知江西宣慰司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萬户後以正
議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夫
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今以上官參知政

事行中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武已可見其
才之無羞子職者自其既相亦解兵其弟世雄以宣武
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百年傳
歷既長極崇而墮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晷曜王孫
始畢徂東自西淄水幽幽東楚之流曰位不豐猶監一
州有蝨吾民有梟吾土吾力不能天子肆汝從父奔告
帝嘉為心寢向用公廼涉潛沉決決漢水南紀所恃為

地襄陽金湯陛陛公將萬夫長圍四禩而竟下之岷江
失藩沿流列城振落摧乾至莫難一文軌判裂萬里收
功九重授策維是武庚狂志復殷爵人號年大蠢甌閩
終凡弟及公膺奮擊與鬬四年崖山翦克血其鱷鯢南
海無波廄馬筍衣其賚如何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兵
而子西護湖廣公拜稽首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
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陰翕陽施賞刑自己及兵占城
轉粟黎僧歸佐皇子致討日南不測風洋冒履而三由

淄而漢由江而海其涉日深蛩聲日大蕞爾南夷曰尺
籠笞狃勝者衆輕于出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雕弓綿
綿犀甲敗雨避來弗迎邀歸以争既奔先編左廣亦傾
孰作士氣公殿奮武斬輻短兵援抱鼓鼓格鬬比死冠
纓不顛裹轉馬草殘迹文淵維昔禡時臯纛有翩廼今
旋歸粉篆丹旃兆寢悠悠魂魄遼遠致身移忠惟孝其
本黼扆思之録其庸勞寵幽上公可謂曰公亡不亡公
有良子亦秉國鈞實法實似有嚴作廟籩簋維時神容

與耶去此奚之維淄維漢維江維海其流或枯廟主斯
毁何以麗牲樂石峨峨太史詩之以侑以歌

袁氏先廟碑

嘗謂天下之人光顯其家者由二道焉一則曰積德有
漸二則曰成功有會之二者不相資以始則相須以終
如升也有階而構也有基開來有門而來也有塗無有
無所乘依而徑得者且千金之子將運千金之資猶不
輕以相畀必擇善賈可付而後授况造物者儲靈奇之

氣賦經綸之才假光濟之具俾佐興太平之業非求夫
修仁潔行善為壽後之謀沒身百年窮蹟不變未享其
報者之家他子孫孰克當此哉蓋袁氏由高王父而下
皆以諸生學修于其躬道行於其家化及於其鄉不吏
禄而本富于田者四世一轍而公受之始克大施于今
嗚呼積德之難也如此夫而成功之難也又如此夫高
王父諱亨曾王父諱廸王父諱企京父諱鐸公諱湘字
潤夫位至延安路兵馬都總管其功烈之備年壽之至

子孫之麗燧已最而敘之墓碑其可以屢書者今申言之曰方天之訖金命也提王公佐一節度之師來歸吾元援之鋒鏑之下而卧之衽席之上脫民兵死狗地鄜延拓境千里凡負險羣聚資人為糧者莫不投甲相率而至去民盜死治延之初假之種牛而授以耒耜免民饑死自燕市藥負以百十馬牛即城為樓居之致醫司掌為劑其間有以疾來者視所宜藥與餌不求贏利去民疫死至今州民戴白者道舊相語猶泫然指城樓謂

曰吾司命也昔漢朱邑為桐鄉嗇夫其惠止于未嘗笞
辱人且死其子曰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必葬
我桐鄉自今觀之一鄉之政非有夫千里之治也嗇夫
之貴非有夫通侯之位也不笞辱人未嘗日拯民于死
也奉嘗者民而非歆其子也然魂魄猶褏囬戀嫪不忘
其土無惑乎公遂為明神以禍福斯民歲時妥靈享黍
稷之馨于其孝子之手也廟在今延安屬縣膚施之東
川去府治十里外袁氏别墅取延民之助祭之來之易

也其年至元十九年其歲庚午其子昭勇大將軍克忠前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凡今廷臣之乎章人物者必曰袁昭勇和而嚴不伐有功賢而有文章可倚以集事可謂能顯親無間言於子責者矣後之子若孫惟無他求其孝以是為師作迎送神樂章俾歌以祀公其辭曰

延阪兮上下延山嶮崎兮其童如赭延水湍駛兮不可以溉田天旱霜兮又不宜于多稼城巖邑兮無衍夷公

何為兮安留斯慕吾義兮懐吾仁曰我延民兮吾父母
之公逝兮再紀民過其廟兮其敬益起延故老兮淪亡
其存兮者兮匪孫伊子生者逃亂兮奔公為依死者白
骨兮魂魄公歸矧公後兮鼎昌子奉嘗兮孫尸華衣兮
綷縩金章兮玉帶總總兮林林來廟庭兮覲拜歌鍾兮
舞鼓蘭烝兮桂糈舍登歎兮脩儀公飽德兮焉所公何
為兮朓顰曰哀爾絲兮日窶吾民畧者五袴之家兮或
今也無襦吾又何心兮獨樂乎余身公子孫兮聞聳羣

民子孫兮感而繼泣謂公逝兮幾年猶闕有無兮于余一室公神明兮若兹苟有善兮將知我祖父兮且毋公欺我子孫兮可公鬼饑子越兮父令婦齟齬兮夫命俗斁兮紊常公不忍誅兮猶殺之以病𧴀我田兮蠶吾桑糗我腹兮完我衣裳輸賦孔時兮無復倉箱無重俾公兮一日增傷

牧庵集卷十三

元 姚燧 撰

神道碑

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湖之南既求追撰姚夫人李氏埋銘為粗叙陳姚同為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公以總管來涖

建康馳書請曰吾八世祖宋太常少卿公以治平二年卒葬洛陽其後子以官為家死不以返葬故于太常墓失其地所曽祖少中公訪而得之筆地之名與距城幾何里步以詔後昆志亦勤哉會洊離大兵終無有能至者七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如所筆發墓驗之果得范公鎮所撰誌銘摹以蠟紙副以家乘願為銘樹石以表墓道爕受讀之其先潁川人唐遷于京兆廣明中違亂于蜀家眉之青神其可系者瓊生延禄延禄生贈兵

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亮即太常公太常生京東轉運使忱轉運生簡州司士參軍揮司士生金儒林郎灝儒林生國子監丞克基國子生耀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規生皇東東平勸農使膺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則元凱也予敬立最之凡十二世聞者慨息以為非清風素望之名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次如是之多哉燧曰是足為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之之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至其

敘傳于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顓頊子孫官居功烈文
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宜然耶故燧例
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陽是為
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
叟瞽叟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姚墟故姚姓舜三
妃堯二女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一妃癸比生二女宵
明燭光禹受舜天下封商均虞城以奉先祀服其服禮
樂如之以客見天子亦不敢臣傳夏歷商三十二世書

可見者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五世耳至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滿賜嬀姓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為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立申公卒弟相公臯羊立臯羊卒申公子孝公突立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寧公卒子僖公孝立僖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卒子夷公說立夷公卒弟平公燮立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卒弟五父佗其母蔡女故蔡人殺太子免而立佗

周太史過陳使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太岳之後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佗取蔡女數如蔡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臼共令蔡人誘殺佗而立躍是為厲公厲公卒弟莊公林立莊公卒弟宣公杵臼立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愛恐禍奔齊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為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

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以陳氏為田氏聲之近也或曰食采田完謚敬仲生田穉孟夷生閔孟莊孟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武子開與釐子乞釐子生成子恒及楚滅陳而恒得政于齊生襄子盤襄子生莊子白莊子生太公和遷齊康公貸于海上食一城太公會魏文侯于濁澤請天子求為諸侯天子命之是為田齊太公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威公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

彊立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燕齊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伐齊敗之濟西燕將樂毅盡取齊寶藏器湣王出亡及莒楚將淖齒殺之莒人立其子法章是為襄王田單大敗燕軍迎襄王入臨淄齊故地盡復為齊襄王卒子建立秦始皇帝兼天下滅齊虜王建遷之共自商均國虞至是千九百六十三年矣此吾姚與陳始同為虞中同為嬀卒同為田之未分者後建三子桓稱王氏軫將陳氏而不及昇豈昇仍氏田耶自是田或多失傳次王莽

自以桓裔追封完為敬王以田豐為世睦侯奉敬王後犇死豐子愜辟亂過江居吳興改姓嬀五世孫數復改姚姚惟陳可以世求軫生泰東陽令史嬰嬰生女成安君餘餘生軌軌生審審生安安生桓桓生顧顧生四子清祭齊尚齊生源源三子寔蒯遂寔字仲弓後漢大將軍掾屬文範先生生六子紀夔洽諶休光諶字季方獻文先生生青州刺史忠忠二子佐和佐二子準徽準字道基晉太尉黃陵元公生伯眕建興中渡江居曲阿新

豐湖生匡匡二子赤松世達世達長城令徙居長城下若里生丞相掾康康生肝貽太守英英生尚書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侍郎高高生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文讚文讚三子談先霸先休先談先梁東宮直閣將軍義興照列公霸先代梁猶以姓號國曰陳謚武談先子曇倩繼立謚文子伯宗繼立崩文弟曇頊繼立謚宣傳子叔寶亡陳凡五主三十二年叔寶四子莊弘㢸某某會稽郡司

馬司馬生某晉陵郡司功參軍司功生兼右補闕翰林學士翰林三子監察御史當大理評事萇秘書少監京少監以從子鹽官令褒繼鹽官生高安丞灌高安二子伯宣伯黨伯宣著作郎生旺旺生機伯黨生元史元史生巖溫州司户參軍其自軫至機三十九世曷弟列者正書其傳然自廣明至治平實百八十七年以三十年一易世率之為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者二世耳嗚呼載籍以來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門吾姚氏

則自梁高平令可系而至今者二十有六世其上則或絶或續匹夫之家其可少覬哉嗚呼亦有甚可感者古人為誌納之壙下必載其世次官勳實用備或世變時遷人有竊發知為何代大賢君子揜之不忍及其匱焉初不預為裔孫克念其祖求徵而謀也令元凱悼陳氏入蜀中徵太常公始震而耀之亦其家之鼻祖也故既發視玄石而得其真大封樹之碑表貢道刻石人獸如其始定于三易代八世之後亦古未聞者故遂感之且

敬焉推吾遠本三千歲之上皆有稽于竹帛者詳次授之非足止慰元凱于生死而有知亦必有吾同姓表章及此其庶幾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耶因為楚人之辭歲時上冢使歌以祀其言曰

峻南峙兮崧高阻西鶩兮函崤趾北切兮坡陀壖洛水兮波滔滔堂封兮偃斧古為藏兮幾何所既夷兮已焉有不夷兮疇焉主將帝私兮之家俾鬼護兮神訶待裔孫兮為告賴玄石兮不磨維裔孫兮思慎其守不忍嘿

兮求牛馬走曰先志兮其成庶階兹兮來嗣可究余亦虞兮遺苗匪妄冑兮華遥其統緒兮可尋具方册兮昭昭年數千兮世踰百生民祖兮或幾及豈伊神明之後兮不與他族而中絶于何孟氏一言遽必五世而斬君子之澤坐令自令讀其書兮亦取二三武成之策重曰往者兮垂芳來者兮自望勿替兮休聲與嬀水兮濟悠長

高昌忠惠王神道碑

上畋栁林二月六日丞相臣大都平章臣扎蘭宣徽使
臣拜達實克御史中丞臣布延直侍行殿丞相臣托克
托丞相臣圖沁特穆爾奏金紫光禄大夫遥授右丞相
宣政使徽政使臣阿拉克布哈言臣伏自去年言念祖
考往事列聖嘗著徽勞妄干威顔請褒幽隧聖量含弘
曲賜允俞為降誥命追贈臣祖考布爾噶推誠賛治化
臣儀同三司太傅昌國莊愍公考銀青榮禄大夫平章
軍國重事宣政使翰林學士承旨領泉府司事達實密

推忠益國輔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高昌忠惠王祖妣呼特呼訥完顔氏金源貴侯從封昌國夫人妣高昌王夫人臣雖糜軀補報無所惟有刻諸金石用章天休庶幾先烈託垂無窮敢昧死請制曰可太師臣托爾齊延丞相托克托又言昔盜殺大臣嘗求王文忠公褒揚其功文忠不可其碑故存請發兵士如千百人挽之制曰無庸其令十象輦致仍敕翰林學士承旨臣燧集賢學士臣愻翰林學士承旨臣仲壽撰書篆額

臣燧稽首承命謹按王曾祖考伊喇克們實奇爾氏初以百夫長事王汗可汗之為大號自唐以然令惟曰汗王令所加故蕙稱之曾祖妣夫人托琳齊諾生圖卜布哈齊哩克薩理斡罕哈喇斡罕四人太祖方以神武戡定朔漠王汗與之有間圖卜布哈率其屬二百戶來歸徑永古特為其王所止居之蒙古勒地遣其子約蘇穆爾偽為商至帝所控宜然帝遣托掄薩理必塔台二人使永古特王阿勒呼木實克齊呼爾所召其弟與三百戶者

偕來帝問圖卜布哈在王汗所何官曰為質也俾仍為
質宴享則賜班坐大臣位帝征西域盡率其屬以從會
旌戰勞賜回鶻户五百四十有八在太宗世又從帝弟
睿宗平金明年乙未詔定憲宗時以兩諸侯王與蘇布
特再征西域又率其屬至有在行中明年至袞騰吉斯
與諸侯王巴圖會征欽察俄羅斯至阿蘇齊黙斯城砦
先登薩理斡罕夫人哈喇哈納生昌公蘇布特達巴太
宗分封功臣割順天屬縣東鹿隸昌公初掌睿宗奏記

壽宗上征事莊聖太后領所部民千户歲辛亥憲宗立極從莊聖所求致之詔蒙克薩勒為丞相昌國位其亞天下庶務惟決二人又領諸王副徹辰道伊囉勒琨大食鑾朝覲貢獻敷奏宣發號令諸事明年因敕掌帑藏與祠祀醫卜諸臣于昌國原申前制後二年蒙克薩勒卒領中書省終憲廟世權寵不移四子長故湖廣行省丞相額森布次故御史中丞茂巴爾次王季四川行省平章布哈特穆爾王自幼事世祖初與令太師淇陽王

伊徹察喇同掌奏記後獨掌第一宿衛奏記兼監鄂拓克
總管府持為國假貸權歲出入恒數十萬定緡月取子
八釐實輕民間緡取三分者幾四分三與海船市諸蕃
者兾戶部尚書内八府宰相如馬湩酹郊牖肉告神皆
大祀也惟王司之又諸臣喪疾可通籍入與否必是焉
白詔凡祀釐金帛惟視其署有司始給十八年升總管
府為泉府司丞相哈喇哈遜嘗奏罷之二十有五年王
請復之其年東諸侯王納延叛帝自將往征王前茅而

後殿之詔諸侯王而下生殺惟命亦既底平明年其黨
一王哈坦又叛成宗時皇孫詔王將衛士千人從討之
大破其軍獲輜重不可貲筭哈坦挺身走引分海隅歸
奏衛士疾戰之勞請人賜白金為両五十制可及改制
制為宣政院以王為使凡天下職僧之官何人宜為從
所調奏祝髪之徒入罪呂者惟與是官同聽有司不得
專決二十七年叛王罕都犯西北鄙帝又自将往征至
杭愛王累戰皆㨗叛王遠遁撫安邉民與置驛傳而還

明年拜榮禄大夫泉府大卿凡諸侯王副車贄壤奠至
庭者王則傳臚受之成宗元貞之元罕都遣諸侯王額
琳沁出兵犯西陲帝召王曰卿名素重非身往不可卿
能行無對曰効死臣職惟陛下命加銀青平章軍國重
事十月擭額琳沁與所部偕來大德三年兼翰林院學
士承旨領泉府司事最其賜賚珠衣寶帶清東青鶻白
鷹及豹出中帑外坊者月異而歲新之不次計以大德
八年七月二十有五日薨享年五十七葬狼山水峪二

子丞相其長結桑衛皇太后實世王官掌傳臚都王副
車凡贊壤莫初尚諸侯王葉卜肯公主布爾罕再尚諸
侯王阿濟格之孫公主都掄呼都拉次布喇尼敦宿衛
乘輿内八府宰相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遥授左丞相
使太府院翰林學士承旨娶廣平忠武王女布呼齊女
二人長特濟格為東平忠憲王子大司徒鄂都岱夫人
次女姑姑為諸侯王瑪納斯妃孫女古濟格為諸侯王
哈濟妃因嘗槩王自元甲子以及甍年追事兩朝朝惟

近清光一日未嘗居外實閱四十一寒暑世之知者纔是職守與從蹕討叛數事而止自餘朝夕訏謀左右彌縫入宿出衛所以奠枕九重者其功將多中禁深秘外不得聞惟帝知之故雖没世猶不能忘特崇其爵于百揆上王之高昌使臣隣無以復尚匪獨其身又貴其子兩皆入踐台衮矧其昆弟從子布列中書宥密者猶衆有之嗚呼盛哉銘曰

人臣之位等絶數異進爵及王為世極致嗟王生臣祖

宗兩朝禁近身居蜚聲遠逜帝崇彔教王使宣政九有
祝髮竭虔聽命王在泉府舶交諸蕃匪利貨還來遠志
存疆埸雲擾王每從討險阻踐蹄帝躬是保斯皆其外
人所易知毗賛于中誰悉密微其悉密微獨今皇上哀
其沒世大貴玄壤異姓而王胙之高昌潛德由斯爛其
昭章猶若為未襲貴其胄丞相聯翩兄先弟後婦王之
女女王之妃伊誰能方門閥巍巍龜負螭拏碑是貴道
填金載銘天子之詒

湖廣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初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驛聞大帝為大燕三日晚近臣曰巴延東兵阿爾哈雅孤軍戍鄂朕嘗深憂或荆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翻城為應根本斯蹶孰謂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為北庭書昔魯爾罕希達所生阿拉克實喇為大將有功信實聰明而安詳其加卿為阿里烏嚕諤齊德濟伊克恰集賚安班平章求之億萬維臣

之中降是宸翰昭乎雲漢之章譪如天語之溫崇功褒德匪夸一時可華及子孫百世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即江陵民封之千家始公徹時侍燕帷席地坐後特置榻班諸侯王受賚布拉下賜之金罍曰㶁至而省必合樂鼓其曲飲是他雜以青白縹色龍鳳御服御帽金玉珠帶白貂裘西錦珠衣海東白鶻凡所以侈服貴近由娛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哉公北庭人妣夫人圖沁呼圖克化胞生剖而出公

考額森和卓勿善也將棄之夫人未忍益謹鞠公幼聰
穎而辯長躬農耕喟然曰大丈夫當樹勲國家何至與
細民勤本畎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一月而盡其師學
甚為舅氏實喇岱達爾罕所異歎曰而家門户其由子
大及從事大將布琳濟達俾其子故中書右丞相呼𠚣
布哈從受北庭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衛大帝潛藩已未
從濟江帝射虎未殪公捨馬而徒挺矛舂殺之攻鄂先
衆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喉出項帝勇之賜銀為兩半

百先是聞吐蕃有貯甘露寳函石室藏山穴者凡再使求之皆為大蛇竒獸所懼莫至最後遣至其所無所見竟與俱歸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堪齊䩭嘗有書帝忘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出而決兩事皆甚合㫖中統三年制以為中書省郎中褒曰久侍禁庭已著勞蹟至元改元加朝請大夫參議中書省事發言惟以當可事宜為心不憚伯相而阿其所志人有小疵必白帝前衆畏其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南

京河南大名順德洺磁彰德孟等路行中書書省事始罷世侯而易置其地又明年轉廉訪使虎符領鷹坊凡鳥獸皮角筋羽悉征輸官尋領諸路鷹師獵戶再兼中都路闌遺又明年進中議大夫僉制國用使司使又明年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為策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為疆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帝大然之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陽城白河别開行中書省以我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為同僉凡襄鄧唐申

裕在太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户
賦寡者悉徙而南屯田給餉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故平
章哈坦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司忠勇
公天澤來莅師宋遣人餽鹽茗襄陽乃築長圍起萬山
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絶之又城峴首開省其上兵興
事劇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帥今平章
范文虎于灌灘又明年分中書省事尚書拜中奉大夫
參知河南等路行尚書省事又明年兼漢軍都元帥分

將新軍四千六十及廢尚書復以為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萬山接戰二十里斬順殺溺過所當貴獨以餘衆入後水暴漲慮貴乘出下令軍中舟置燈篝岸積薪樵貴果結戰艦為陳宵遁盡然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櫃門關又明年遂請以西域礮攻樊城抜而屠之無噍類遺襄陽甚慘移攻具臨之且曉守臣呂文煥君以孤軍禦我數年今烏飛路絶帝實嘉能忠而主信降必尊官重

賜以勸方來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煥感而出降十年二月也詔公偕以入覲眞拜參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荆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為兵十萬合舊軍戓丞相安圖巴延一人將之南伐宋社必墟制皆從之故太傅巴延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幷國武宣公阿珠以平章與公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郢忠武疾還敵宿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為城横鐵絙鎖戰

艦武疾還敵宿兵遏我舟師郢北黄灣岸西去江三里所港通藤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舟入港丞相惟以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鼓伏兵發葭林諸將倉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將之首皆致公劉趙腦膚撓酒飯之行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守臣翟貴逆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漢口水軍千戶馬成為導由巳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拔陽邏青山白湖諸壁走貴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

王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冠闟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
漢有侔莱秉者民爭德吾元仁政義聲恨服化晩檄下
漢陽壽昌信陽德安大兵既東分四萬人戍鄂咨公留
後尋進官榮禄大夫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至蔡方請
移師江陵而荆閫安撫高世傑將艨艟千六百艘卒二
萬規襲鄂公分兵禦之大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
灘下岳承制以守臣孟之紹為安撫使即西師至公安
誓曰自今功者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

夫萬夫取進止因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陵精銳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禩孫辭疾高節度達出降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荆門隨郢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惸嫠詔故平章廉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以世傑窮而來歸棄江陵市禩孫徵至京師死猶没入其妻子還公于鄂移兵長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混柱江中自喬口至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栅射書招其守帥李芾速下以

活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荅乃令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礮鐵埧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急申命諸將凡所由攻頓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後也自今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皆居前列有退衄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諜諸將曰國家為制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大帝諭巴延以曹彬不殺言也其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餓人傳檄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袁連皆下之幼主面

縛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總管小溶江諭經畧馬曁不下凡攻三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民性鷙囂易叛難服不重典刑之廣西他州不可言以綏徠其坑之斬市曁傳檄下柳鬱林横邕廉象潯藤梧貴昭融賔宜賀化高容欽雷為州二十廣東肇慶德慶特為州三特磨農土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内屬乃肺全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遞舟承制以萬户史格行宣慰司靖

江還潭宋餘孽孟衛兩王改元海中陷人以爵規復其
舊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丈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
倫大或集衆數萬小方千數在在為群與江之北黄靳
相煽以動皆削平之偽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詔公
討之且畧地海外無為賊巢過郴州鎮時暑軍士病渴
所乘馬蹄地出泉人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偽安撫
趙與珞已戍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
擊與珞并獲偽使冉安國黄之紀皆磔之諭降將南寧

萬安吉陽闻偽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經畧會衛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文貌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蹈海去得丈殺昭國兩王以歸後二年入覲上都庭拜光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再月而疾敕尚醫四人診視求見登馬而劇歸即與夫人訣當廿有三年丙戌五月二十五日甍上都享年六十葬都城西高梁河公元配特哩帝既才公敕陳亳瀬元帥郝謙女為亞妃前卒敕復以其妹為

繼　曰陳三召傳至京師順聖皇后為加幗服白金為兩
二千五百男六人特哩生故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
左丞和斯哈雅長郝生正奉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虎符監兩淮軍格濟格繼郝生輔國上將軍湖南
道宣慰使虎符監潭州軍賜玉帶一品冨華善如夫人
者蕭生巴圖爾哈雅阿實克哈雅滕生圖嚕默色哈雅
女五人一適故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策喇
實巴勒一適承務郎大司農少卿僧嘉努一適中書省斷

事官埒爾錦一適昭勇大將軍監平陽太原軍巴延一適傳詔巴雅爾男孫三人蘇爾約蘇哈雅呼圖克哈雅噶達爾哈雅女孫六人一適郝某一適平章庫爾濟蘇子博囉一適監平陽太原軍子達實餘幼後公薨十四年令正奉輔國以神道未碑出公凡受制書與御筆及公平生行實請燧曰微是為銘嗚呼兄弟爭與昭揚先德于其子職責已塞矣嘗讀望諸君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未嘗不興慨歎于武敏閑用兵端視南

國為奇貨恩圖形丹書垂譽竹帛于今日者後如取諸懷及襄陽下方戍淮西功已不出乎已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江捷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禍始禍者誠如道家所忌耶而公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至力取利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其時將相雖瞠後塵猶不可望公少見最所下州荆之南十四淮西四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河南各四凡五十八自餘洞庚山獠荷氈被毳大主小酋纂錯輻

裂連數千里受麋聽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霆之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幕戎麾與所受降登宰相者丞相二蒙古岱阿里罕平章十二敖拉齊呼圖克特穆爾阿里史格呂文煥特穆爾布哈李庭李順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索多完顏諾海烏哲起爾雅爾鼐左丞四塔齊呼唐古岱劉深趙脩巳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伊克何瑋張昺樊揖朱國寶張榮實囊嘉特烏嗎喇博囉和塔拉高達

馬應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覲出其門衆多又足徵公善推勞人也初北上田租畝取三升户調歲惟四兩及定湖廣稅法畝取三升盡除宋他名徵後征海南度不足于用始權宜抽户調三之一佐軍時以爲暫令較江浙諸省槩增倍蓰獨西南賴以輕平其鏡館傳修潔亦甲他省生祠所在岳潭柳雷公安皆一而嚴關與全與獨二銘曰

疇曰江漢南北之限天裂幅隕可恃爲捍天混皇輿其

險則邪古以求之同軌不多秦漢兹降吴平于晉陳兼于隋剏趙遺燼曜靈生東有炎朱光爝火之微宜爾滅藏於皇大帝神武不世行所麿思效若龜筮由夫潛藩自將六師艫舸浮江亦既越之歸正丹扆群策明試加兵襄陽五稔克止公曰乘勝籍民授兵將以大臣南國用平帝曰俞哉惟爾協朕假爾以鉞誅彼于禁大師克鄂鼓行而東四萬其徒留後屬公公乃按圖吾與吾守待敵伺先孰與進取自鄂而岳自岳而荆長沙桂林皆

剸以兵餘州數十雖定傳檄執讋言綏心亦孔棘又𠡠
武庚于海之南左右皇子交州是戡疇知公勞大帝簡
在衣裘鶬集靡有遺賚不事故常隳其奎章㨂㨂翩翩
龍騰鳳翔又錫金罍合樂而飲臣鄰之家寵未有甚猶
若未然丞相是崇與太傅公同元元功甲子二終玄閹
是宅壽止名郵晰晰竹帛北方諸流所王維河九里漸
濡尚其餘波宜公有子匪相伊使不專美虞實克延世
其北居庸盧溝在西有碑斯豐流峙與齊

牧庵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牧庵集卷十四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陳德彰

牧庵集卷十四

元 姚燧 撰

神道碑

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禄大夫上柱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罕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巴圖及行河南省參知政

事額森特穆爾譜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三宿墳莽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大而雄偉者不及今焉鑱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以示遺胄于無窮敢屬筆子燧以與憲副聯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蒙古氏諱博囉罕輝和爾公之曾孫扎木和拉公之孫扎固和托公之子始輝和爾與兄威伊特俱事太祖時岱酬盛殭威伊特謀往歸之輝和爾苦止曰帝何負汝而為是竟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貳之曰汝兄與衆

皆往獨留何為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有如此矢帝感其誠易名希禪約為諳達盖明炳幾先與友同死生之稱帝後與王汗陳于哈喇展彼衆我寡敕烏嚕一軍先發其將敏珠爾丹玩鞭馬鬣不應希禪請曰戰猶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為鑿諸軍斧繼顧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黄頭兒將軫聖慮者辰入疾戰大敗其軍晡猶逐北敕使止之乃旋師兒胄為殿腦中流矢帝傷之曰朕戒卿蚤休兵竟創而歸親為傅藥寢與同帳

逾月而卒帝曰曩濟勒錦為敵將實禦希禪其以濟勒錦民百户屬希禪子世世歲賜勿絶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即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蒙古為郡王又俾貴臣呼喇呼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家封郡王歸奏帝問蒙古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次惟是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増為二萬户與十功臣同為諸侯者民異其綸爲嚕爭之蒙古舊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于臣

帝曰汝怠而先玩鞭馬鬣事耶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既
有土地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于
朝公年十六為斷事官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額勒
布格功賜其軍驃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入宿
衛曉近臣曰是勲閥諸孫從其出入禁闥無輒誰何李
壇反詔將蒙古一軍圍南鈔盜都萊州賊平決獄燕南
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呼格齊為其省臣巴哈
丹輩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

當旨丞相希札舉公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可公曰臣不愛死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皇子死尚書拜特穆爾知書惟可使之薄責其事是否一委自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地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巴哈丹遣人負金六籯來迓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握兵不安其心將懼而變乃好為語遣之既至盡以金歸省而竟其獄得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希札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為

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筋角惟蒙古以時貎于常歲帝
曰其報賜之自令凡蒙古事無大細如扎拉爾事統安
圖者悉統于博囉罕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
指揮使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總十一年
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為兩制曰
其右受巴延阿珠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曰如博
和哩黙色朕不責也俄授兼淮東都元帥軍于下邳公
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與泗州昭信淮安

實相犄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可頓大兵為疑海州東海石秋達此數百里其守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守臣可虜也師至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安撫聞之亦下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既降而江淮東諸州猶城守故太傅巴延入覲還密詔公進兵坂淮安南堡戰白馬頭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達漕河椽灣頭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李庭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冑弓矢鞍勒

會分江南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遣平叛王珠爾噶岱于應昌賜玉鞶帶幣帛與博囉罕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既至召還會南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為軍其百夫千夫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與正同已行矣公疾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今有日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之徒以壯軍威臣恐一踐南土肆為貪虐斬伐平民妾其婦女

索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将滋衆非便召輿疾入帝視其色瘁然賜坐與語重陳董奏可之適常德入朔唐古特一軍残暴其境如公所策敕斬以徇諸是軍皆罷之十六年哈喇蘇博囉蘇烏拉罕鞬呼肯皆强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涖詔令公往凡居是三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北仰哺省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不可舟惟車輦而畜負之塗費之夥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敢

窺邊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事黄華反徽内地戍兵進討未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在糾覈皆土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納延反帝欲自將征之公曰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反戾其地與户臣始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其九蒙古鳥嚕札喇爾翁吉喇特伊奇喇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浙多吾亦滋多吾有衰耗彼亦衰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徵

兵五侯自足當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制可賜甲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納延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布岱戰淫雨不止軍以乏食求却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彼軍先動公悉衆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禽塔布岱斬和掄輩後與伊囉勒太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為兩四百五十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坦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侯王奈曼討之公狃于屢勝一日不虞賊以游兵卒至止

從三騎返走有壑絶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為天相忠義後遜北極于東海之壖哈坦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拉塔于陣凡戰四年所得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賊平敕一妃賜奈曼岱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名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問公汝家是器幾何轝帶有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物亦畢備矣帝曰朕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猶

曰既有可謂謙挹不眩于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羆五百兩二十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為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平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禄大夫平章政事淮鹽為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公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特穆爾告廉訪使胡某不戢其民旨集曙散縣簿陳勣置羆屋羆械于村又周劉光店為墻四其門扃鑰司偵出入詔公按之皆誣杖而徒戍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及公等之家公曰

吾家有馬羣連郊坰不思佐國無以為方三千里官民之倡其入縣馬十有八匹河水遷流無常民訟退灘連歲不絶或以其地投獻諸侯王求為佃民自敝公奏正之仍著為令河復泛濫堤埽横潰歸徳睢州汴梁水及城下滸為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皇上元貞二年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為河南入覲奏蒙古一軍戍北歲以衣弊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户歲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内帑易為匹帛分賚諸軍上以為善

敕遞車送達軍中賜銀為兩百五十幣帛三陛辭之日
上諭之曰卿令白鬚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
書平章喇勒智宣政院使大食鑾合奏始者伐宋世祖分
軍為兩右則屬之巴延阿珠左屬之博囉罕令巴延阿
珠皆有田民而博囉罕獨無可後上曰何以不言豈彼
耻自白耶其于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民賜五百
户以上中下率之上一而中下各二及圜背銀倚比再
至汴踰年凡流外官以滯不銓旅食道宮者旬月皆出

之大德之元叛王永和爾爲蘭布哈來歸公遣使驛聞
始是諸王叛由其父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令焉來歸宜
棄前惡以勸未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廣賜
金鞍勒至汝寧合福建省于江浙授公光禄大夫上柱
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帶夏旱隨禱
而雨杭之豪民十家入賂于官大爲釀務高其估而專
其利酒日醨惡公變其法張省四凂其富畜凌轢府縣
肆爲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襍行民間實侵貨幣與國

爭利又盜隄海之名墻其私居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始重足立矣以大徳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臨安寓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檀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揮使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為右丞四為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討叛臣四征叛王其間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有國艱虞為

憂視轉關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奥之朝夕焉雖風雪皸瘃其膚鋒矢交集其躬飲食飢渴不時其口體皆不避恤必致寇首戲下歸報終事而止真凛凛有曽考風上尤眷重之若世祖身御櫜鞬弓矢皆百世傳寶不以賜臣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青雛骨先朝多或十賜惟至白鶻觜爪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所鞲以卿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日桑榆矣無以娛心河南治地平衍而遠且多陂澤鵝鸛所集時出縱之使民得見

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故邪心皆殊錫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宣尉憲副參政季博囉公于廷臣居家最名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談祖宗故實毋敢或歸私室宴奉樽爼迭歌舞以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巴拜次適邑徹肯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諤勒哲次適國王弟布哷齊次適伊克徹爾太師弟克哷楚次適山東宣慰使璸匝雅幼在室銘曰

皇矣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曽考展

一其中矢矢憑告帝視友同敵陳來加抵戈以出大崩
其軍免冑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仁懋功是創由賊叩
輪帝惻其心百俘償死顧成嘉止旣王其子追分茅土
帝自等差國以泰安二萬其家公祖王季勤勣克類再
傳而公世祖之事勲閥遺苗帝植以培而獨于公嘗譽
其材聽于禁闈無止入出翼翼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
公利患靡干承命即往奚遠奚難東北海隅西南六詔
甌閩炎徼金山遐徼聞有難虞必請赴趨大獄叛藩無

一涌誅人臣憲憲曰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密鈞踐先聖
令聖賚予優優良史天開豪傑御韝橐健介胄鞍帶衣
裘黄白之金委家如丘皇矣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曾考
實成其始遺厥大艱畀之神孫神孫世祖闢乾翕坤考
其皇輿南北猶判孰是浙右羸鬼歆祼大舉師征𢧵蘖
百城罔不簞壺竭歷義聲傳其國都孱主銜璧蕞爾淮
東諸州猶壁詔公進攻盪殲渠兇九域攸同公焉成終
將天之意悠悠或在成始之孫宜際斯會益封桂陽江

嶺外内于乃先烈克光以大嘗聞古先誓侯功臣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權輿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公揚珠濟達氏諱徹爾曾祖塔齊爾初將突騎百夫宿衛從太祖戡定中夏又蕆平宋彭義斌徼擾山東太宗分土功臣由徐邳再剗于兵户不足萬故國以兩州祖納呼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之釣魚山戰疾力考竒嚕俱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有

二曰生公六歲而孤母夫人富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資粹美不勤外傅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略兼人恒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軀幹盈常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入見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汪濊涵濡絶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遏人識言音喧咈一寂跳梁

既平為奏兵餘之民艱窶剥膚不賑卹之將不生活敕賜穀帛牛馬脫寒飢者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武庫也匯簡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于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為完廟養賢之資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僧格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為平章後為丞相凡昔盜殺臣為領部為制國用使為尚書省所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為中書失徵殺其

二相大為計局鉤考毫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隣追繫收坐岸獄充牣榜掠百至或闔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瘐死者已數百人虐焰熏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姦贓帝初未然益犯威顔言色俱厲帝以為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為止曰臣非有仇于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直

言之名臣實憤恥帝意始解命將衛介百人控鶴倍之
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
罪既彰白始鈐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
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瑪喇默哷實都王濟等家
併僧格之姻鄂省約蘇穆爾皆臨以謝天下以成其獄
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為帝所忠恕御史臺臣不善辯惡
坐觀政紕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命江
浙平章凤有怨于臺乘其憑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

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贓終未入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也誤裂卷為兩縫留半印公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為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誣始釋明日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賜為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劇盜積歲未平公身為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蹂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合圍

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仆鼓賊或僞降覘其何為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鄂特新日戩南奔大兵隨之偷生隝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纔是一馘自是方三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諾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詹樂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成

宗龍庭入踐天位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鈞令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為御史者肆為苛虐惟急徵贓以多為功至廹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為得職風紀大體徵意柏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塗築為圍田以

故瀰漫浸灌沮洳廣遠民不可稻公發卒數萬浚決疊
石堤之瀵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
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
相專力一心燮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責右丞相
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政吾誠不忍汝見敗國以喪
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十八日薨年四十七立朝之士在
野之民齎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矧鉅
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二百而債券積多至

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施為仁不富之實官給轜車始克歸葬于徐邳岠山之陽前夕茲山列炬如晝人則以為公之營魄結為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既貴顯矣妣夫人杖之受不敢逊其孝又何如也後公薨之三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謚忠肅嗚呼今聖不忘哀而崇之所以為人臣下賁幽墟可謂竭盡而無餘矣

銘曰

維昔大帝立極之歳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于公光嶽氣鍾娠是元臣豈億所同加敦詩書聞見開益甫踰弱冠帷幄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靡夕與朝勤不懈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家闕可彌憑怒安卹大沃宸聰盡殲孔壬于福平章百其贈金汀漳夙盜知公来臨投其戈斯耕鑿謳吟成宗繼序曰秦漢下御史大夫丞相之亞俾行南臺不專繩愆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杭先民所急浚通松江壊防巨室中書平章曾不歳餘

責右已相阿中速𡙇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忠救時望失將𡨋徐方岠山之陽貧僅能歸其清益彰嗟茲九土莫自神禹岱宗巖巖北徐為襟其帶伊何淮流在南令其疆理㱕乎古始河齧彭城其水瀰瀰初公曽祖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於皇今聖公德之令哀蚤隕祚上公是命既土既爵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永存

徽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兼管内勸農事虎公神

道碑

李氏國涼爲宋金西北陲患三百年太祖徂征猶傃天戈以故多取殲夷烏訥城帥實與宋臣戰死惟戲下鈐部官穆蘇和拉由首出降獨全從帥子惟忠則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愍公恒之考隸分土淄州諸侯王王多其氣貌異倫精藝騎射能諭說他國言爲漢言如周象胥氏教以爲其國軍民總管從征淮南年七十二卒二子長則公諱盆曰古人以王父字爲姓我其

法之我先人諱中其取一言姓遂虎姓未冠教參其國萬户府謀議李璮反盜據濟南詔徵諸道兵誅之公在王國軍中分城長圍斷其道塗七月而罪人授首以軍諮勞賜廐馬鞍勒衣服甲冑弓矢白金為兩五十後命于朝官以承事郎知萬户府事用兵襄陽王國軍亦徵公在行中復城長圍不釋甲六年當至元十年其守帥文徳始下明年詔故太傅巴延以中書右丞相督圍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南伐既渡江分兵五之一留故中

書左丞相阿爾哈雅時以右丞戍鄂大軍次浙西右丞相徇地湖南諳虞兩軍相距懸遼無以應急緩俾武愍公時以左副都元帥將是軍徇地江西公在行中從破劉槃熊飛吳浚張文虎文天祥諸軍下江西州七閩中州三廣東州十四護送羣臣入覲凡所詢軍旅事機陳對皆可官以中順大夫監龍興路是州為新造之邦而宋餘孽兩王改元海中遣問四出官誅故臣在在起應蜂屯蟻附左剪右擭數年未平獨公善威讋而信柔之

一境肅謐及陞帥府為省滿秩省以其民安公聞制留再為凡監龍興五年移監撫州路始以日本之師繼以交趾之師供億百萬一令之下急踰星火動裁以失軍興法其事之集獨先隣路省喜利臣復大加鉤覈既徵于書又頒為條約使利自實有牟于民而冒出于官者皆責償之自以為功而媒貨其門鮮有不入罪罟者公獨完潔無絲毫得凡十年移監袁州路三年改監徽州路皆位總管上撫陞中議大夫徽陞少中夫夫袁徽州

皆兼管內勸農事滿嶶而歸連牧四州天詎宗命會其成功受任先朝洪撫袁嶶連牧四州服三品服人臣願欲而不得者身享有之餘二十年可以止矣豈如他人上覬將相以致敗耶過汴慨息曰吾祖世官西河之壖吾考寓墳東海之濱是邦去洛而邇亦地之中于是爲家可以西望吾祖東望吾考遂買田休居以大德三年辰在已亥十有一月二十有八日卒年六十三夫人楊氏嚴于內治閨門截若男二人文煇文煥女三人長適

武愍孫令湖廣行省左揆世安子利用監其次適池州總管府判官隋載子某幼姆始公之卒弟儀哭曰吾兄不滿年格果于遺榮期以自樂于日薄山西也曾未中壽而遽已是我可不念其拓境之艱成家之難以厚其死乎凡喪葬須吾力能及不必出兄之家既墳請左揆曰乃曾考帥鳥訥城我先人其鈐部官兄從戎淮漢江閫又惟乃考先正武愍是從令以男女故託姻里閈公有所善翰學嘗詩武愍麗牲碑者幸為吾丐銘于以揭

令而訊後死而有知骨不腐矣故左掞走書見懇曰儀非直克弟加善植業同里有貸黃金二鎰者死曰吾可同俗訟其妻子與見知者必其歸耶裂劵火之又能以禮律至里門則捨馬而徒其為人槩是宜若不可拒者燧曰嗚呼世有兄夷沭未寒已利奪其財于嫂姪手遑恤夫葬與銘聞儀之風亦庶可少愧矣況兼是數美誠難能也故附書之儀由將東諸侯王射士制官承務郎提舉崇明州鹽場令領天后位之民夫人四其亞趙三

子文郁文燦文炳銘曰
嗚呼維公少而即戎與齊長圍平賊內訌先皇賚之驄
褭以乘雕弓貝胄華衣晝映繼兵襄陽荷殳于中旣下
明年大伐是從分戍郢省皇旋有命大師及吳江右靡
定移武愍軍往徇于洪從收閩廣狼烟一空馳以入覲
山川形勝軍民休戚隨問隨答言悃而忠沃星宸楓曰
洪汝牧虎節以庸公旣戾止嚴威信令植柔鋤強敦皇
齊聖淵考再爲隣盜如蜂獨其境救郊農市工移無十

年其事始盛倭征交征一食日併海艘督造陸水仰供彼棼棼徒私先後公涅入淄出官刑忘鏡紛紛觸禁如獸投穽噫哉維公克潔其躬移袠移徽一其初終六秩言歸時罷絶競如車善柅擊節月評平馬夷山突如防封于阡表之有砰穹崇載銘其陽其烈足證其來後昆其賴其慶

牧庵集卷十四